

城市相册

□王福利



刘文杰 摄

清风楼,朗吟楼,南川楼,朱红游船上的年轻表情,在运河岸边的古今风景里停留。桨声未止,岸景流转,秋天的苇穗,初春的柳芽,还有挺拔的高杨,从解放桥新华桥彩虹桥一路画出弯弯的弧线,将一座叫做沧州的四季,一帧帧映存在清澈的眸波。

那是少年眼中一幅遥远的画面。亲戚家的孩子们坐车从沧州城里回来了,带着一脸意犹未尽的兴奋,还有包里满满的“城里货”。亲戚跟没进过城的孩子说,要是你去了,肯定会移不开步——市场里卖金鱼的、卖吃的玩的太多了,转上一两个钟头都转不完。这样的描述还是太单薄了,只能靠有限的想象去填充一座座高楼下的五彩缤纷,而一个综合市场,就已构成了远在天边的大城市最重要特征。这样的想象,直到某一天去往中专学校报到的中途,站在人潮涌动的沧州火车站高高台阶上,才用车站广场外路边的一个个小摊进行了填充;不同方向传来的扩音喇叭,在眼前交织着,彼时的城市繁华,令第一次走出村庄的少年感到处处新奇的喧嚣,如站在高宅大院的门口张望,每一处喧嚣都充满了想靠近或融入的怯意和向往。

那是路人记忆里变化的画面。总还会记得荷花池对面那一排象牙白的高大门脸,还有被门脸前高高立柱衬得那么低的邻排平房门市,还有平房前的商摊。二十多年前,带着一布兜子的胶卷,早早地来到冲洗照片的气派门脸前,在等着开门营业的间隙,就到路对面的荷花池公园逛逛。那时还把进城当成一件很大的事,一个不大的公园,在几个月才来一趟沧州的年轻人看来,也是那么上档次,几朵半开的荷花,汉白玉的凉丝丝栏杆,在一瞬间有成为了沧州城里人的恍惚。忘了是在工作后的哪一年再次来到沧州,坐着公交车前往自学考试的考生点,车里响起荷花池站名时,车窗外的那片象牙白的门脸,还有旁边的小平房已不知去了哪里,更高更气派的建筑一闪而过,来不及看清崭新牌匾上的字样,如果不是还有对面那片荷花开得更盛,与一摞照片一起散落的记忆,

早就找不到旧地新景的坐标。

那是在时光流速里越来越熟悉的画面。坐着自家车进城的孩子,与当年只能靠想象填充城市画面的孩子已全然不同,好奇的眼睛,随着窗外景色的一次次重复,很快就对十多层的造型各异的大楼、一家接一家的大型商场,还有路边各式餐馆渐退了热情,不再像当年的那个孩子会为路边某个小摊移不动步子。还会逛逛公园,不再是一个人,也不可能用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转完了一圈,人民公园,狮城公园,名人植物园,可以用长住于城里的心情,悠闲地走在高低参差的树影花间。一处小桥流水,一处亭台楼阁,一张张表情平和舒展的不同的游人,半天,一天,这样不知不觉的时间流动,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心中大城市的步履节奏,熟悉着她的气场,熟悉着她的温度,熟悉着她每年每一月的细微变化,似乎她原本就该是此刻的模样。

那是每次归来时总会有人等待的画

面。车上广播里还在报送着站名,沧州,一个像家的感觉的名字,催促着高铁乘客收拾回家的行李。暖暖的车厢,离开座位准备下车的人,电梯上上下下的站台;绿色的缓缓进站的普快火车,拥挤着向上挤的奔忙,一路站在车厢过道里回家的劳累;一个画面穿越到一个画面,像是从一部老电影的回放,跳跃到高铁站展翅远翔造型的现在,像是用不足一部影片的长度,将二十多年十多年倏忽缩短为一个小时的京沧近途,曾经用彻夜不眠来紧张准备的出发或归途,放松之后,再远的旅程,也成为一种享受。

那是随时用新一天的欣喜与希望,更换着昨天所有情感的画面。所有画面不再遥远,所有变化都牵动着生活的细节,所有经过的人,都在心里留存下一个个属于自己,带来归属与快乐的城市坐标——或是一座图书馆一座博物馆,或是一片体育场一片城市园林,或是一条愈清古河,还有一处又一处复原的古景文脉。是现代的

拍照技术太发达,是孩子眼中遥不可及的风景已太过平常,已无法让某一某某张照片,成为一段年龄里最突出最清晰的印象。

秋风继续吹动着流水的册页,把一页绿苇吹作柔柔的暖絮,又把一页梧桐吹作飞舞的灿黄,云彩在水底随形变幻,为两岸闪动抓拍的影像随时提供着生动底色。

王福利

沧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,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《诗风画境——走进〈诗经〉里的风景》《〈诗经〉是一本故事书》《〈楚辞〉是一本故事书》等五本著作,获冰心散文奖。

赠之以芍药

□许永强

两千多年前,恋爱的青年男女彼此相赠的信物是什么呢?《诗经》里的《郑风·溱洧》有言: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,赠之以芍药”。

诗中描写的是农历三月,在郑国溱水、洧水边春游的青年男女沐浴、修褻、相亲、约会的生动场景。青年男女一起在

河边游玩,一起谈天说地、言笑晏晏。即将分别时,为了表达对彼此的情意,寄托相思,他们互赠绚丽多姿的芍药。可见,先秦时芍药相当于今日的玫瑰,扮演着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角色。

自古以来,芍药即为我国重要的观赏花卉。《通志略》载:“芍药著于三代之际,风雅所流咏。”说的是芍药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流行栽种,并且为文人雅士所喜爱。芍药天生美丽,花瓣较大,姿态优美,看起来跟牡丹花一样,雍容华贵,富丽堂皇。据《古今注》载,芍药比牡丹要早进入庭园。牡丹以洛阳名扬天下,芍药则以扬州最贵于时。梅尧臣说“洛阳贾牡丹,江都买芍药。”萧总管说“春来草色一万里,芍药牡丹相间红。”故有“牡丹称花王,芍药称花相”之说。

芍药的花色丰富,有粉色、紫色和白色,芳香宜人,一直是中国的爱情之花,非常适合男女之间交往或者离别的时候赠送,代表着浪漫的爱情和相爱的人之间的依恋和不舍。

芍药的美丽芬芳,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。王贞白的“芍药承春宠,何曾羨牡丹”,流露出诗人对芍药的喜爱之情,认为芍药可以和牡丹媲美。秦观的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晓枝”,展现的是一幅雨后春晓的精巧画面,描绘亭亭玉立的芍药和攀枝蔓延的蔷薇百媚千娇的情态。吕温的“四月带花移芍药,不知忧国是何人”,说的是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,然而权贵们为了自己的惬意,急

令花匠奴仆“带花移芍药”,讽刺权贵不恤民苦、不忧国事。刘禹锡的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蓉净少情”,以妖娆的芍药衬托牡丹的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。“寒食清明只旬日,绿斋芍药待君攀”“迎头寒食清明近,入手樱桃芍药来”“占破清明三五日,实封芍药一千头”“立夏连朝划地寒,看承芍药倩园官”“四月清和艳残卉,芍药翻红蒲映水”叙述的则是芍药花盛开的季节为农历三四月,繁花期在五月的春末夏初,因此,民间有句俗语叫“谷雨看牡丹,立夏看芍药”。

芍药有很多有趣的名字——“将离”“可离”“红药”“婪尾春”“辛夷”“没骨花”等。“靖康之难”后,宋南迁,芍药成为当时南宋人抒发离愁别绪、寄托伤怀的常用意象。陈德武的《望海潮》:“陵山载酒,泗河扬旆,尊前折尽将离。”用采摘芍药送行的画面,表达与亲人依依惜别之意。词人姜夔《扬州慢》:“二十四桥仍在,波心荡,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,年年知为谁生。”借芍药抒发对战争的谴责,倾吐对家国的绵绵忧思。

芍药花容卓约,姿色美艳,品种繁多,诸如“紫玉奴”“西施粉”“冠群芳”“叠香英”“御衣香”等。苏轼在密州(今山东诸城)时,当地盛行以一种重瓣的芍药供佛。这种芍药圆如倒扣的盂,下有十来片叶子托着花,如同玉盘一般。此花原有旧名,但苏轼嫌太俗,给它更名为“玉盘盂”,于是这个品种名扬天下。唐宋时期,不仅女子盛行簪花,男子对簪花也情有

独钟。男子考中进士后,会头簪名花游街夸耀,而芍药就是他们簪花钟爱的花种之一。北宋名相韩琦曾有一次请四位同僚来赏芍药,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芍药花,后来,这四个人全都做了宰相。这段佳话因此被称为“四相簪花”,他们所戴的品种,据说就是“金带围”。

虽然芍药以观赏植物而闻名,但自古以来,芍药还是有效的药材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有记载:将人工栽培的芍药根掘起后,刮去外皮加工即成白芍,可治血虚腹痛、胁痛、痢疾、月经不调、崩漏等症。野生的芍药根洗净即成赤芍,有凉血、散瘀功能。芍药的种子含油量约25%,是制皂和涂料的上等材料。柳宗元的“鼎前芍药调五味,膳夫攘腕左右视”,徐成的“止痛当归妙,牵牛芍药和”,记录的就是古时芍药入药的情形。

芍药,在春天的百花中脱颖而出,争奇斗艳。当你在赏花的时候别忘了捆一束芍药,送给离别的朋友或恋人,或者插在家中花瓶里,增添富贵。

许永强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成都文学院签约作者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永远的茅屋》、长篇小说《锋芒》、历史散文《诗蜀——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》等。

